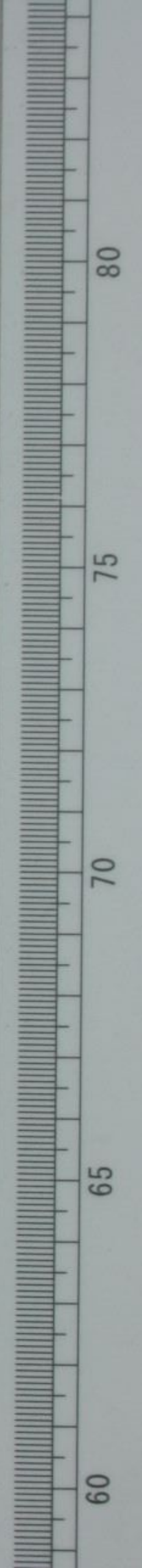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禮字集
 初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22



文庫11
A1695
22

福壽餅記 錄以代題詞

福壽

柳田泉文庫

奇製

福壽餅。平原大尉所贈也。可盛酒一升餘。其形如注子。而其腹扁平。似月琴。上下有小孔。施麻索。以便攜帶。其色漆黑。有光澤。兩面分書福壽二字。因獲名焉。餅中盛藥酒。其味辛辣刺舌。似洋酒。稱武蘭泥者。而芳香太美。今茲乙未六月。大尉自清國凱旋。齎來以贈余。云去歲從軍在黃海。捕獲清國大船。與裕號。其船將與裕者。携之。余與日本酒一壘。與裕以此為報。云此藥酒益人壽。故以獻之。先生余驚喜。乃為歌以謝焉。大尉越後人。曾遊余門者。歌曰。

近世偉人傳

豐集乃編卷一頁同

浦生氏

嗟世逢掖兮。眼孔如豆。喋々說經兮。但恐不售。古人
育材兮。豈止句讀。激發志氣兮。要乎心授。白賁道人
兮。常狹宇宙。浩氣滿腔兮。金石亦透。果然門下兮。出
此俊秀。森茫黃海兮。龍虎爭鬪。猛虎高躍兮。黃龍敗
走。領下之珠兮。遺棄誰收。大尉收之兮。奇功維奏。分
福其師兮。情何其厚。道人獲此兮。以養天壽。
重野成齋曰。罵倒世儒。氣貫斗牛。白賁道人。伯倫
之流。乙未七月拜批。

太田蘭隴曰。豪氣雄懷。不讓酒德頌。

靈鷹高千穗歌并序

甲午秋。黃海戰勝之日。適靈鷹盤空而來。止于高千
穗艦檣。兵士捕之。獻于大本營。敕賜名高千穗。而
畜之云。

硝煙彈雨蔽黃海。旭旗翩翩放光彩。敵艦四隻盡轟
沈。戰勝我軍餘勇在。追北海天日將曛。凱旋相集說
勞勤。骨碎肉飛不畏死。諸子精忠真絕群。豈無皇天
感義烈。忽見祥瑞下天末。堅艦高檣靈鷹止。睥睨八
方不肯發。威風凜凜百鳥怖。劔翎鈎爪眼光澈。兵士
攀檣徐捕之。悠然不駭亦何奇。毋乃皇天祝大捷。如

此祥瑞古來稀。吁嗟乎鷹分々々吾有望於汝。汝盍
欲地化鳩去。不負高千穗。嘉名穀々呼晴勸農鳴田
野。禮記曰鷹化為鳩。一名布穀。

龜谷省軒曰。結句匪夷所思。

本田種竹曰。纒々數十百言。別自開生面。力已透
十分。古稱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放。今觀
茲作。非韓非蘇。然亦全然文人詩。非詩人詩。而一
種獨得之妙。迥出于尋常繩尺外。結末落想。始遽
見之。似自少陵肯銷金甲事春農七字轉化來者。
細玩則辭氣全殊。可見隻字片言亦不屑貌襲。

洞齋曰巧
緻精密意
至筆隨是
粹人為筭
篋手託

朱泥茶瓶歌并序

錄以代題詞

瓶用朱泥作。質堅緻。古色黝然。豎三寸強。徑四寸弱。
其腹膨亨。可以盛水五合餘。蓋無鼻鈕。欵文二。曰憚
廷。曰真記。瓶前後有小孔各二。施黃銅提梁二。條瓶
左右有小瘤。承提梁。觸擊以禦破壞。撤蓋有小壺々
四面。及底有小孔三十二。投茶壺中以烹注。茶滓查
不出。製甚奇工。甲午歲軍醫雪吹少佐常獲之清國
大孤山。乙未秋凱旋。使令子正齋以贈。乃作長句以
謝。

甲午之夏我征清。艤艫渡海十萬兵。激戰連月不暫

近世偉人傳

皇朝刀編卷之四

三

補注

又曰金創
作刀瘡似
可曰此一
解叙雪吹
少佐醫技
之妙

又曰此一
解叙茶瓶
伴少佐陣
營為其功
用此段省
軒加圈

已。銃創金創滿陣營。雪吹少佐奉朝命。從軍乃療
兵士病。滌腸削骨。或割肉出丸。縫創鮮血。送鮮血。送
分。鱗巾。纓手。如削子心。好生異日。有范擘其人。青史
應傳。少佐名莫道華陀。不再出。少佐國手有靈術。青
囊探藥投病者。蘇生從軍幾兵卒。少佐宏懷何悠悠。
自復迄冬不曾休。黽勉奉職如一日。敢為妻兒抱旅
愁。憶君在大孤山頭。朔風吹雪聲。颼颼此時少佐用
此瓶。雪花烹茶。香浮々。清香通鼻觀。歛覺腦裏
煩熱散。又忘盛。復渡海來。滿身淋漓流珠汗。此瓶陣
中所日須。少佐愛玩那曾疎。其色赭紫形奇古。千里

又曰未解
叙茶瓶伴
著書青天
白日樓上
有後來大
功用

命郎遙贈余。吁嗟乎。我亦用此。烹茗醒醉。驅睡著
我書。永藏之名山。石室廣傳之通邑。大都
豐島洞齊曰。逐段改韻。々改而意轉。層々旋回。譬
如勝具者探名區。山送水迎。境改鄉異。愈步而愈
新。不憂道途之遠。與杜少陵高季適頡頏。
龜谷省軒曰。清芬如茶。一讀可以爽口吻。
太田蘭隩曰。酒渴思茶。福壽酒瓶外。又不可無此
茶瓶。

甲子十一月

近世傳人傳

豐集刀編卷之頁目

蒲生氏

甲午十一月某日。舊邨松藩士數十人將從軍之。湍清。舊藩知事與田君賤之於松源樓。余亦與焉。席上賦贈從軍諸子。

王師堂々威嚴森。羨君部伍敵地臨。丈夫只合立偉績。快戰斬虜又生擒。嗚乎使我廿年少。從軍草檄學陳琳。

豐島洞齊曰。是促句法。朗誦擊節。有餘韻。乙未十月念日拜觀。

太田蘭隩曰。老氣崢嶸。差強人意。

異今百戰殺其身
生氣凜凜注鬼神
野史有人傳偉蹟
汗青赫赫照千春



老駁曰此
書往年雲
鳳為偉人
傳題者今
用之雲鳳
有知其必
媽然一笑
于泉下

近世偉人傳

禮集本為第一是言

蒲生氏

生之字

于泉下

禮集

蒲生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下

東京

大寺安純傳

大寺安純始稱弥七。舊鹿兒島藩士也。幼喪父。為母氏所鞠育。家道雖不豐。不以為憂。折節讀書。學劍。卓絕等輩。年二十為藩學句讀師。當此之時。藩侯察天下之形勢。先群牧。唱勤王。取長泰西。理革軍制。安純乃感激辭職。為兵卒。就新式軍隊。學僚諫止。不聽。或譏刺。亦不顧。日擔劍。銃而步趨。既而時勢益危急。藩侯出兵護衛。禁闕。無何。伏見之變起。安純帥兵奮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下

蒲生氏

戰後轉戰于奧羽之間。以功為半隊長。明治四年藩
大參事西鄉隆盛帥兵上京。安純請從。不許。小隊長
永山某強請隆盛為分隊長使從。既而歷任少尉中
尉。進陞大尉。六年征韓論之不行也。大將隆盛掛冠
歸鄉。桐野篠原諸將校亦皆辭官。將歸鄉。安純獨以
為不可留任。如故。就隆盛寓諄々諫之。隆盛笑而不
答。安純末奈之何。乃止。八年征臺之役。從都督西鄉
從道凱旋。後為中隊長。在丸龜營。十年西南之變。安
純率一隊從山田少將。自八代進衝賊軍背後。力戰
有功。陞大佐。歷任第二師團第四師團第一師團參

謀長。二十七年二月奉命與奧中將等遊歐洲。抵佛
獨露三國。觀察其兵制國力。是歲復會征清役。起將
編制第二軍。議其第一師團參謀長。山地中將建議
曰。第一師團參謀除大寺無可他求者。於是乃急喚
還安純於歐洲。九月十一日歸朝。後二十三日從山
地中將為參謀長。轉戰于金州旅順。所向無敵。以旅
順天險。僅兩日而拔之。安純畫策之功居多。乃就戰
地拜少將。任第六師團第十一旅團長。乙未一月天
兵攻擊威海衛。少將乃率旅團向之。連戰連勝。遂逼
其險要百尺崖。一舉拔壘。是日敵丸中身者四。終不

蘭曰真是
猛將之言

又曰凜々
有生氣

起初少將之在廣島也不參大本營幕議人恠問之
曰我只知戰鬥耳會議紛紛何為時戰報日至然未
見赫々大捷之報少將曰將官不死士氣不振諸將
無恙非慶事也其發廣島也諸將相謂曰在第一師
團先戰死者得無非師團長與參謀長邪山地大寺
二將以勇並稱如此少將為人倜儻不羈方面猙獰
人一見知其為猛將鄉人目稱大寺猫云
善諷子曰古云畫虎類猫盖虎猫貌類似而性相反
虎猛猫柔故目林甫為李猫今少將乃猫面而虎性
不亦異乎余觀於其將官不死一語想見其英風也

嗚呼忠矣哉

重野成齋曰乙未七月駿臺寓拜批
太田蘭隩曰其人猛雄如虎文亦雄壯如虎
岡田后得曰聞少將嘗從塩田三郎受洋學一日
俱自橫濱航江戸風起乘客皆怖勸舵師回船少
將蹲船端瞑眼按刀叱舵師曰勿回若不用吾言
我直斬汝舵師恐進船云其猛盖如此

上崎辰二郎傳

上崎辰二郎者。舊會津藩士也。為人魁梧。天性沈毅。明治六年。為海軍兵。服軍務。廿有二年。勵精如一日。曾航魯英諸國。為上等兵曹。準士官。叙勲七等。賜瑞寶章。廿七年。征清之師起也。編入第六號常備艦隊。附屬第三水雷艇隊。航清國。十一月念一日。方我海陸兩軍攻旅順口。辰二為戰况報告任。屢抵敵砲臺。下。受敵砲擊者三。至薄暮。俱諸艇協力。欲脫出港內。轟沈敵艇一隻。捕獲遇順號一隻。二月五日。入威海衛。襲擊敵艦。迫鎮遠。平遠。列間。敵砲銃亂射。艇舷留。

彈痕者數十。辰二擱然勇進。發射水雷。適天寒。發射管冰結。不奏功。辰二憤慨。切齒。八日。再入威海衛東口。除敵防材。彼知之。砲銃亂射。辰二率先勸象。泰然自執斧鋸。切斷防材。開百五十間。餘航路。十六十七連日。又入威海衛西口。又自執斧鋸。斷撤防材。既而威海衛陷。辰二以已之水雷。不奏功。以為終天遺憾。將自裁。為艇長所扼而止。隱忍月餘。尚思他日一戰。水雷奏功。既而和議漸起。戰機全去。李鴻章將來朝。我水雷艇亦將付修繕。於是辰二奏功望絕。不勝憤激。乃從容作遺書。引刀割腹而死。實三月十四日也。

洞曰此心
生於勇武
之質文勢
躍然

禮集卷之... 上崎辰二郎傳

時年卅五。其死之日。指揮兵士談笑如平生。無人知其自裁。及知之。皆愕然嘆惜云。
善諷子曰。嗚呼。水雷之不奏功。天也。責豈在辰二哉。而遺書謝艇長。以水雷不奏功云。世有鼠竄逃難。辱使節而恬然尚貪祿者。聞辰二之風。其能無慙慙乎。
豐島洞齋曰。耻水雷管之凝結。不奏其功。自裁。蓋其公忠勇憤之發。不能禁之所致。我邦武人之体。可以觀焉。一夫不畏死。十人不敢死。百人以至千萬人皆然矣。是吾國所以服危大之國。宣揚威德于海外也。

永田廉平傳

廉平。舊彥根藩古永田榮次郎第二子也。幼字鍋次郎。號潛龍。為人爽快。姿貌秀偉。少時學鄉校。每試驗必受優等賞。明治六年之山城園醍醐山而學焉。學大進。或代師授徒。有神童稱。既而歸家。其父欲為某職工。廉平乃囑鄉人某。請父曰。小子以職工了一生。非所願也。願修學以達宿志。父許之。乃去抵京師。為今村陸軍大尉侍者。會西南兵起。大尉從軍。乃去從智恩院僧侶學校。師安富。因民而學。無何歸鄉。又之江州。愛知郡肥田村。從細井鐵樹而學文詩。既而西

機蘭曰伏禪

近世學人傳 禮集初編卷之五 蒲生氏 四

南平定。今村大尉在東京戶山學校。廉平又往從之。時年甫十四。大尉甚愛之。視猶子。又入慶應義塾。攻玉社等。十六年入海軍兵學校。屢航海外諸國。遂擢為海軍少尉。又航諸國。還賜謁。二。遂陞大尉。叙從七位。二十七年六月補秋津洲艦分隊長。將航朝鮮。抵清國。臨發寄書父曰。兒將揮多年練磨之手腕。發積日鍛鍊之禪機。以與清虜快戰。使知日本男兒之武勇。又賦囿風云。毛登與里毛。津登免盡盤國。乃為女。骨身遠碎。幾君爾捧無。既發。七月二十五日至豐島。海逢清國軍艦濟遠。廣乙。操江三隻。及運送船一隻。

洞齊曰文
氣秀透

彼向我砲擊我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應之大戰。秋津洲捕獲操江浪速。轟沈。運送船浮尸累々。殆二千餘。廣乙遁逃。膠淺瀨自放。火。上。快蟹走。濟遠被破傷。僅逃去。廉平又寄書父報大捷。曰。初戰已如此。不勝欣抃。然兒豈以是為足。而誇哉。日待敵艦至也。九月十七日又大戰于黃海。戰酣。敵砲彈中秋津洲右舷側砲而破裂。其碎片貫廉平下腹部。下急抱升軍醫。終不起。既而我軍轟沈清艦四隻。燒四隻。驅逐四隻。及水雷艇二隻。日暮而收軍部。下皆以廉平不見。此大捷為尤遺憾。廉平時年廿有九。訃至鄉里。父年七

十有三。不少驚悼。曰誠吾兒也。乃賦國風云。毛呂古志。乃軍仁名。遠盤龍田川。身波久連。奈比爾散。留紅葉。其庭訓可知也。已。且今村大尉所薰陶。亦居多云。善諷子曰。廉平既奏。偉績於豐島海。不負其揮。多年練磨之手腕。發積日鍛鍊之禪機之言。不幸而中敵彈。亦可以瞑也。於戲。真可謂日本男兒矣。夫豐島洞齋曰。廉平有勇有學。不負為日本男兒。寫之雄文。手腕亦足以發揮之。太田蘭隩曰。古英雄多悟乎禪機。廉平亦然。味父咏歌亦然。

榊原健吉傳

健吉名友善。號杖山。健吉其通稱。源姓。榊原氏。世為舊幕府旗下士。其三世祖三郎左衛門。慶長中始仕德川家。康食祿三千石。有軍功。更賜賞典米八十石。至十二世友直。為小普請組。肝煎。健吉其長子也。幼而勇悍。好武技。年甫十二。從旗下士男谷精一郎。學擊劍。精一郎即在本庄綠町。健吉家在麻布鷺森。相距幾乎三里餘。健吉昧爽出戶。而往見星。乃還未嘗為。祁寒暑雨。一日廢業也。既長。擊劍名噪乎四方。幕臣及諸藩士。執贄入門者甚衆。安政中擢為與誥。扈

洞齋曰
原氏之成
業自此忍
耐上米子
下關筆不
妄

從。事將軍家茂被愛寵。當此之時。昇平日久。旗下士
 嬌奢懦弱。其牙參皆修邊幅。使從僕。携黑髻綠滕箱
 稱之。御用箱。鍵吉獨袱子。裹箱。并行厨。佩之。腰同僚
 皆笑之。不顧也。一日在殿中假寐。鼾聲如雷。象翌然
 恐將軍見之。已而將軍果來窺。鍵吉急起。端坐甚謹。
 將軍笑謂象曰。勇士之假寐。固如此乎。嘗扈從將軍
 遊芝濱離宮。將軍手授釣竿於鍵吉曰。用此釣魚。鍵
 吉曰。謹諾。乃蹲池邊。垂釣久之。使執御問之曰。獲魚
 乎。鍵吉曰。未獲。如此者再三。有司乃潛携大魚數尾
 來。諭鍵吉曰。當持此魚詣將軍所。曰。釣獲。鍵吉大怒。

又曰非如
 此則非神
 原氏也能
 摸其豪骨

曰。以如是。小竿為釣。得如是。大魚。此乃欺君。其罪大
 矣。悉投其魚於池中。終復命。不獲一尾。扈從而歸云。
 己未歲。江戶城火。鍵吉走行。煙焰蔽天。火將延。正寢。
 鍵吉急將導將軍。避災於吹上離宮。到中里門。守吏
 牢閉。不許通行。曰。不如法。持門鑑來。不啓門。鍵吉曰。
 大君在焉。且當此急。何用門鑑為。直排門扇。而出。其
 明日。有司惡鍵吉剛直。謂舉動涉麤暴。褫職。命謹慎
 屏居。無何。復見召。愛寵如故。文久三年。將軍朝于
 京師。鍵吉帥壯士五百人。而警衛。以發將軍拜。天
 顏於紫宸殿。賜天杯。後朝旨。特賜御徽章。杯於鍵

近世雜人傳
 禮集初編卷下
 八
 蕭主天祥

又曰彰彰
義隊用通
逃嘯聚四
字允當官
軍有生氣

吉。鍵吉感泣云。其後將軍薨。天下多故。慶應四年。德川慶喜得罪於天朝。自大坂還江戶城。鍵吉慷慨獻言不庸。慶喜俟罪於東台大慈院。鍵吉知事不可為。乃勸父友直歸順為朝臣。是歲五月。官軍討幕府。捕逃嘯聚稱彰義隊者于東台。戰酣。鍵吉率壯士入東台山中。潛負法親王走根岸。憩于法親王家。令麻生將監家。既而又北走。其後事定。親王將留學於外國。敲鍵吉門。賜淺草海苔百貲。會鍵吉不在。親王乃把墨斗書。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十一字。留去云。廢刀之令出也。鍵吉嘆曰。刀劍我邦長技。其使用

又曰銘詞
精妙

之術不可廢也。乃請官創設擊劍會於淺草橋側。觀者如堵。又創製倭杖頑固扇。余得其一柄。其製用白木。形似摺扇。而不可開。柄烙記頑固扇。榊原鍵吉作八字。乃銘之曰。扇其形而笏其用。其材甚堅。長過尺。不能蔽元規之塵。可以擊朱泚之額。亦鍵吉之志也。鍵吉為人魁梧。方面秀眉。終身結髮。儼然不失舊士風。歿時年六十左右。善諷子曰。余門人松尾敦之妻。乃鍵吉之女也。亦善用眉尖刀及鎌云。敦屢為余說鍵吉軼事。故立之傳。豐島洞齋曰。榊原氏亦一時之劍豪。而余見其人。

近世傳人傳
禮集刃編卷下
九
蒲生氏粹

椎結兼服。不過一朴訥人而已。不似他武人張臂
搯腕帶長劍。徒威赫人。豈非知真武技耶。故當德
川氏尾解末路。能全其生命。子閨用筆。變換離奇。
置短說長。善記述其顛末。無復遺憾矣。

太田蘭隩曰。健吉當主家顛覆之時。以一武夫能
全其節。以保身矣。而平居儼然以斯道自任者。往
々失節屈身。何也。吁。

重野成齋曰。頑固扇銘。妙句警策。

武田成章傳

成章名斐。字裁之。成章其一字。後以成章行。幼稱
之助。改稱綾三郎。又斐三郎。號竹塘。源姓。武田氏。
其先出自甲斐源氏新羅三郎義光。天正四年信玄卒
國亡。自半右衛門某子孫。世世仕大洲藩。至六世敬
忠。有二男。長曰敬孝。嗣。次即成章。別成家。幼喪父。事
母至孝。天資穎敏。年十八。修蘭學。尤用力於航海策。
城造兵等。弱冠遊大坂及江戶。學益進。又修英佛二
學。遂究三國之諸技。安政丙辰秋。幕府擢為函館奉
行支配。諸術調所教授。賜廩米十人口。班上下席。以

近世偉人傳

禮集卷之九

九

蒲田氏

上。任以五稜郭砲臺及鎔鑛爐建築。開五歲竣功。幕府賞其功爲旗下士。文久辛酉夏爲龜田丸船長。航黑龍江。艱苦萬狀。遂畢事而歸。此行毫不仰洋人之指教。前此蓋所無云。元治甲子夏在江戶。歷任開成所教授。步兵指揮長。大砲指揮長。砲兵頭。叙布衣。鑄大小砲於關口坊。築反射爐於王子村。慶應戊辰春。幕府得罪天朝。王師將東下。旗下士及浮浪徒欲抗王師。成章主恭順。水炭不相容。一夕暴徒數十人。拔刀襲其邸。成章踰牆到隣家。將借短銃還禦。暴徒隣人高橋某尼之曰。彼衆君寡。何輕千金身。成章乃止。

其僕某。遂不知所之。蓋遭害云。成章寓松代藩邸。變姓名曰竹中庄藏。以避暴徒指目。適會松代侯聘。往信州。改革闔藩兵制。侯以賓師禮待之。兵學者流嫉視之。成章泰然不以為意。嘗卧病咏懷曰。丈夫在世欲何成。畢竟所期身後名。煙海嘗馳三桅舶。雪郊又築五稜城。疎狂獻策常招笑。真率接人屢戾情。豪氣頃來。縱灰燼。卧聞秋葉撲窓聲。既而王政復古。明治辛未春。補兵部省出仕。累官爲砲兵大佐。士官學校學科提理。叙從五位。當此之時。米國前大統領克蘭氏遊吾邦。一日觀學校生徒就業。大嘆稱之。贈書云。

洞齋曰此
段造語著
著中肯綮

其盛美不讓宇內著名之兵學校於是乎成章之功益
顯焉無幾罹疾庚辰一月二十八日心胃煩悶殊甚
遂卒年五十有四官賜祭資四百圓及儀仗兵一大
隊葬之成章嘗語家人曰余之航黑龍江也遇颶不
能坐縛身船柱讀書適所繫網之一物擺動撲胃此
吾病胃之原因也其勤苦可想矣為人顰眉隆準凜
有威風每臨學校生徒肅然改容有失行輒叱責之
眼光可畏衆相目曰電光先生來所著北役紀行二
卷同附錄二卷邊海測量日記二卷黑龍江紀事一
卷鐵爐略說一卷捕鯨略說一卷通韻例二卷及詩

稿等若干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聞成章嘗畜猿甚愛雖航海中携之一日
猿脫繫攫其所愛硯外梳成章無奈之何昔者藤肥
州亦畜猿甚愛猿窺其不在操朱筆塗抹其所讀論
語肥州無奈之何事甚相類於戲英雄胃中其有間
日月也如此

豐島洞齋曰成章亦豪俊有為士也使之二十年
後而生則今日之北征平壤九連鳳凰等之攻陷
黃海旅順威海之覆艦收功於雪山冰海砲擊突
進間亦不難也惜哉雖然不有啓于前者何有紹

于後者。成章之善修外國學術技藝於昔日。焉知不為今日北進將士取功之基乎。由是觀之。成章之益於邦家。不淺鮮也。明治乙未歲端午節後二日拜觀。

太田蘭隩曰。成章修洋學。益於海陸軍也大矣。若使之在今日。則必也立大功於黃海。獲候爵如拾芥耳。惜夫。

岡田后得曰。七律太佳。吾邦武人所罕見。畜猿雅度。想見其人也。

蘭曰機智

伊藤退藏名正就。退藏其通稱。初稱傳吉。越後國蒲原郡水原坊人。父曰高澤健次郎。冒母家伊藤氏。稱傳十郎。以鬻紙及蠟燭為業。退藏少倜儻。不屑商估。安政初。因父命。往會津買紙蠟。與會津藩士佐川某野見某等交知。世局將變。請父往江戶。為外國奉行永井玄蕃頭家。備詳知天下之形勢及外國事情。去游京師。與諸藩勤王之士交。遂為有栖川親王家臣。粟津駿河守所知。因知朝旨。國論之所在。慷慨不自禁。歸鄉首唱。尊攘說。傾產與勤王志士交結。慶應戊

又曰機智

又曰機智

辰扈從有栖川親王抵越後高田。既而南歸。退藏奉
官命。視察北越人心。會津偵吏拘囚退藏於水原。鞫
訊甚嚴。退藏辯解。遂見釋。既而為長州干城隊嚮導。
攻赤阪口。賊兵敗走。又為西恩寺總督屬官。參謀前
原彦太郎頗器重之。當斯之時。越後富豪通賊者。賴
退藏之分疏。而保全身家。蠟象矣。既而以水原為越
後府。前原彦太郎為大判事。退藏為之屬官。佐府治
有力焉。無何。移府於新潟。奧平謙介。阪田潔。並為權
判事。退藏為之股肱耳目。謙介轉任佐渡。請退藏於
前原。以為屬官。謙介施治太急。激謗。澌沸騰。退藏百

又曰機智

篁村曰寫
得奕々如
聞其聲

方鎮靖之。明治三年。廢府為縣。知事松平某。使退藏
葺整村上藩廳。藩士輕其人。罵曰。彼非蠟燭商之兒
耶。那蠟我藩壯士。相謀將暗殺退藏。謀而知之。描蠟
燭於短掛。以為徽號。語衆曰。僕元蠟燭商之兒也。故
描蠟燭。以為徽號。不忘其本也。且用蠟燭之光明。照
暗謀也。藩士聞之。皆有慙色。不復妄言。村上之地多
產鮭魚。其利巨大。退藏欲設入札法。開士族就產之
道。請之縣廳。又造租稅頭。松方正義謀之。遂得允許。
舊藩士族。至于今。受其賜云。後官賞退藏功。為新潟
縣士族。賜短刀一口。蓋異數也。既而松平某罷職。楠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刀編卷下

十四

楠生氏

蘭曰機智

又曰機智

又曰機智

妙語破奸膽

蘭曰機智

本正隆來代退藏知其性行不與己相合拋官往東
 京詩酒風流與天下有志士徵逐相樂余亦屢握手
 談笑七年内務省辟為測量司屬吏退藏不悅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此非余之所能也乃辭之更為警保
 屬吏能堪其任十年西南之役起官使退藏之新瀉
 佐縣令永山某鑒察北地人心有急報云出羽國莊
 內士庶將舉兵退藏聞其首謀為舊友松平親懷星
 馳叩其門曰君等盍舉兵襲東京好機不可失親懷
 報慙誓無他然其情狀似欲退藏速去者退藏故遲
 留使之誤同志密謀舉兵之機或有欲刺之者退藏

篁村曰
幅小照

乃乘夜南走十四年秋田縣有變又命退藏赴之至
 則事既平是時途中獲疾遂為肺病少瘥為越後岩
 船郡長養病五年遂沒時年五十有八
 善諷子曰退藏脩面隆準接人温厚拱手怡々如欲
 睡者性沈毅有才略能耐艱難益亦偉人也沒後其
 子某嘗學於余故立之傳

島田篁村曰退藏有俠氣喜犂掖少年有志者或
 給學資或撫以為己子其成就為世用者頗多此
 事傳中不載故補書之
 太田蘭陔曰退藏有機智才畧故善應乎變也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刃編卷下

十五

備註代辭

棚橋大作傳

蘭曰伏筆

庚寅春。棚橋大作與其妻絢子俱訪余於俎橋青天白日樓。余乃供茶果。高談移刻。孔子見冕者與瞽者。雖藝必以貌況於有學識文章如大作者乎。因約作其傳。後無何。大作歿矣。今立之傳。踐舊約。

大作名春隆。字隆卿。後改名嘉忠。字伯實。號松村。又號歲寒堂主人。大作其通稱。美濃國山縣郡松尾村人。舊幕府家臣某氏屬吏棚橋嘉寬左稱新五衛門長子也。其先蓋松平氏。以嫡庶之爭。去三河。流寓美濃。納棚橋氏女。遂冒其氏云。大作生羸弱。善病。然天資穎悟。

又曰卓識

好讀書。史。手不釋卷。殆忘寢食。年甫十四。讀相法修身錄。和語陰隲錄二書。大有所警醒。蚤起勞動。力節飲食。積陰德。以求福利。從是身軀健康。胃宇快爽。頗異於前時。及年十六。讀朱子語類。感悟乎天理人欲之語。謂聖人之道。在于茲向。所希望者。皆人欲之私也。乃一掃前時嗜好。一意從事儒學。年十七。病眼。人或勸柳谷觀音靈驗。乎眼疾。子宜禱焉。大作不肯曰。吾平生惡佛。以疾倭之非志也。乃就醫於京師。時其父執齋藤某道學士也。尤慕山崎闇齋。見大作稱其志。眷愛頗厚。大作因是志向大定。且學且療。至廿五。

近世學人傳

豐集刀編

十六

籀

全失明其父晚年住大坂。因往從之。欲求良師友。且娶女子識文字者。既而從廣瀨旭窓遊。居有年。偶聞奧野小山女弟子有牛尾田絢子者。粗通書史。乃娶之。無何。歸住美濃舊宅。下帷教授村人。當此之時。尊王攘夷之說大起。二弟皆擲家產。奔走國事。大作流寓尾州一之宮。及名古屋。既而王政復古。東京創立女子師範學校。絢子被徵為其教員。大作乃移住東京。為斯文學會會員。初大作學宗程朱。深惡佛。又惡洋學。甚於佛。來東京。始知洋學之不可已乎。今日持論少變。然其至皇漢大道。確乎未嘗少變也。斯文學

會災後新築成。設祝燕。賦長句曰。祝融一朝蕩錦坊。餘燄豈圖及。講堂大道不從火。災滅新築更倍斯。文光煉瓦石造聳。空起不妨規模取。西洋夏時殷輅又韶舞。仲尼早已示便方。變通固生不變裏。應知今古同中異。其奈凡民待文王。學會屬望豪傑士。豪傑事業非一途。從世浮沈豈其志。苟遏邪說於橫流。便是今日鄒孟氏。君不見文明諸國誇日新。講明哲理非無人。寧知仁義有根柢。二三其本道。亂真道德腐敗。日月甚進。而不已。無人倫。賴有諸君維持力。天未喪者。惟斯文。斯文嘗微周代昔。孔孟出世大扶植。異端

又曰應前
結束酣足

盛興唐宋際。程朱力排一屏息。嗚呼孔孟程朱在天。心江漢秋陽。皜皜白。仰之卓爾。又屹然欲向富嶽較。秀色其學識文章。蓋如此。死時年六十左右。善諷子曰。大作為人長身清癯。昂然如野鶴。余始見。偉之曰。此我邦張籍也。內子淑德績學。足以為人師。令嗣一郎亦有才學。嗚乎。大作雖盲乎。目何其天寵之厚也。使人健美不已焉。太田蘭隩曰。昔者盲而有學識者。塙保已一以下。不乏其人。近時寂無聞。不圖有大作。惜乎今其亡矣。方今漢學日衰。雖有眼者猶寥寥。况盲人乎。

洞曰空寂
徒亦善辨
四恩無中
生有不終
無也

布川玉尊傳

玉尊橫濱戶部町布川某之子。幼而不喜市井商賈事。有超然乎塵外之志。辭家從野毛町大聖院原玉照僧。正削髮為僧。年甫十八。得僧正命。登紀州高野山。入其宗立中學林。苦學勵行。未經三年。卒業受教。師試補職位。入大學林。同學皆推重之。年廿一。合徵兵格。入鎮營。居恒語人曰。吾佛法素說四恩。而皇恩為最重。我今幸入兵營。得報皇恩。萬一則足矣。服役三年。善守軍規。自一等卒進至上等兵。及滿期。得下士適任褒書而歸。甲午夏。征清軍起。有豫備徵。

近世

豐集

八

備

遊世傳人傳 卷之六 清生氏

又曰文有
精彩勇氣
躍然
蘭曰悲吐
淋漓

集令時王尊為權少僧都住持中本寺金澤龍華寺
躍然應徵而起其發橫濱也縣知事及諸貴官送到
停車場王尊乃脫帽叙別曰今也幸從古來未曾有
征清軍決死以報皇恩何其快也唯有少望於諸
君勿使我所守寺院至傾頽則幸甚語畢乃上車去
既而從廣島乘軍艦到清國梨子園金州之役旅順
之戰喑啞叱咤馳突乎硝煙彈雨之間身中彈丸二
創淺乃入野戰病院療之既癒乃再從軍戰于復州
及戰于蓋平城外飛丸忽洞其頭乃仆于時雨雪霏
霏鮮血染積雪王尊卧其中微笑而瞑年廿有六

善諷子曰王尊浮屠氏也。已透脫死生關。其從容含
笑而死固也。余殊嘉其再中丸而不屈。奮戰死國事
浮屠氏而能如此。孰惡其異端哉。假令韓昌黎聞此
事亦必極口而稱之於戲。偉矣哉。

豐島洞齋曰。中一彈而不死。療之未全癒。裹創而
再戰。竟死。浮屠氏外形骸者。拋形骸而殉王事。勇
氣勃然。今之僧與昔之僧異。我軍之振視斯僧亦
可知矣。

太田蘭隲曰。末段如讀古戰記。悲壯淋漓。不圖見
之今日也。

遊世傳人傳 卷之六 清生氏

佐藤毅傳

毅熊本縣紫藤寬治第三子也。為人魁偉好奇節。不顧細謹。尤嗜武事。從伯父吉川某學。年甫十五。辭鄉至北豐中津。執贄於白石某門。修和漢學。既而入熊本共立學校。明治十八年入陸軍教導團。修砲兵科。卒業。任陸軍之曹。擢補教導教官。及滿期除隊。特授士官適任證書。廿五年有故。繼菊池郡菊池村佐藤氏。經紀家事。時同鄉有軍人講習會。選毅為會長。頗激勵兵士。廿七年征清師興。毅亦應徵集令。直編入第六師團砲兵第六聯隊彈藥大隊當斯之時。九州

蘭曰意氣
不負日本
刀

諸縣之豫備後備一時集于鎮營。舍營部伍之編制。糾紛難就緒。毅日夜整理之。殆廢寢食者數十日。乃始就緒。以俟出征。命是歲九月自陸軍曹長進砲兵少尉。為野戰砲兵第六聯隊補充中隊附。叙正八位。十二月更補混成第十二旅團砲兵第三中隊第二小隊長。將發鄉人贖之以名刀一口。毅欣然賦國詩謝之。云君乃為女心盡志遠。首途志天羣。留豕子屠利盡。佐無遂自旅順口航威海衛。與古閑中尉等上陸帥部兵進謝家店攀摩天嶺。砲射敵壘。與揚峯嶺砲臺對戰。身先士卒。意氣凜然。曰吾報君父之秋也。

世傳
禮算
蒲

既而大砲丸破裂其頭上大傷腹肚終不起初發族
順口也作一書贈家兄且盡送衣服云蓋決其死也
死時年三十有一

善諷子曰熊本縣多忠勇士使神風黨諸子與斯人
俱戰于威海衛則其功烈更有可觀者惜夫

豐島洞齋曰自我虎賁膺懲之師一北進雖海陸
連捷而軍士死者不為尠矣如斯人亦其一也死

而耀國威於海外留名於萬世死亦大也夫
太田蘭隩曰筆墨孤憂而生氣凜々透紙背

前

人
入日十

關谷豁傳

豁者伊豫國温泉郡南吉田村關谷許三郎第三子
也容貌温和而天性剛毅甲午征清之師起也豁以

砲兵中尉列第一軍發廣島抵釜山進轉戰于平壤
九連鳳凰諸城十一月念五日敵軍據草加口高地

砲擊我軍戰酣中隊長池田大尉被傷中尉直代而
指揮敵生兵在正面高處砲擊益劇硝煙蔽天中尉

不屈擊破敵砲一門連發播霰彈敵彈亦如雨陣側
佛宇屋瓦皆破碎飛散衆見其危勸他移中尉泰然

不動砲擊益力既而傷左腿少焉又一丸貫其右腿

蘭
人
意
讀

世傳

禮算

三

蒲

建世傳人傳 卷之十一 十一 蒲生氏村

又曰悲壯 淋瀝

神色夷然勇氣激昂以死禦之既而一丸又貫其腹而仆波多野砲兵少尉走至其側將扶去中尉徐曰君幸使予目擊此戰况而後瞑踞坐不動少尉強扶去中尉乃囑軍事於第二小隊長曰彈藥欽乏可尤憂請速報告步兵大隊長一隊視之士氣益震于時飛雪紛紛我兵奮鬪血戰遂擊退敵軍中尉之功居多云中尉入野戰病院療創明治乙未一月進大尉叙正七位創不愈終歿年三十 善諷子曰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虢虎其闞谷大尉等之謂耶於戲壯哉

又曰寸鐵 殺人

奈良養齋傳

奈良養齋者舊盛岡藩士也名真守字為大通稱宮司幼字清松養齋其號知新齋百笑堂壺中庵皆其別號陸中田郡村尾去澤鑛山人青山榮承第三子為同村人奈良真春所養為人穎敏精悍而有才略尤長於理財年甫十四奉父命從一僕携金塊若干抵羽州秋田郡大葛村荒谷忠兵衛家鬻之及收其價三錢不足養齋求之忠兵衛曰僅々二三錢那足求余與尊大人交善郎君持歸大人不必責養齋怒曰不然苟可與雖半錢與之苟可取雖半錢取之竟

蘭曰少時 已憫然不 屈

近世傳人傳 禮集刀編卷下 十一

收全額而歸。僕歸而語之。母氏戒其強抗。父則喜曰。奉使命者當如是。賞之。云既長為鑛山吏。能悉其職。屢鎮靖鑛夫亂有功。天保九年八月。幕府發吏巡視諸藩。會黑田某岡田某二吏至尾去澤銅山。盛岡藩主命養齋應接之。幕吏既歸江戶。養齋亦奉命抵江戶。櫻田邸日與幕吏接談。幕吏大納其議。乃貸付金一萬五千圓。以鑿採尾去澤水澤橋野金澤等諸鑛山。以其所獲純金若干塊致之。閣老某々獻之。將軍當是時盛岡藩財政頗困迫。獲一萬餘巨財。闔藩大悅。而其功一歸養齋。乃擢班士席。賜俸若干口。為金

又曰何忠

又曰何孝

銀銅山監督弘化元年養齋遭讒。免職屏居。既而被釋。先此文政中喪生母。嘆曰。孝親者不可不知醫。誠然。自是學醫頗極精微。至是家居業醫。請治者日多。門前成市。云四年藩又召為諸鑛山監督。如故。嘉永元年夏。公子表三郎罹疾。侍醫皆為難治。老疾利濟。信濃聞養齋善醫。召而療之。踰月愈。老疾手賜銀五枚。且賜燕賞之。養齋醫名益著。六年六月。東西閉伊。郡農民蜂起作亂。首唱者數十人。遂至仙臺。訴盛岡藩苛政。物情恟々。至安政元年正月。亂漸鎮定。幕府嚴謹錮藩主利濟于江戶邸。且禁錮藩老以下奸臣。

近世偉人傳

豐集刀編卷下

七

藩生民

數人。世子美濃守襲封。大改革藩政。首撰技橫濱七
郎大矢勇太及養齋。大登用人材。上下勉勵。諸政就
緒。閏八月養齋抵江戶。藩邸老侯延見。謝曰。今回藩
政之改革。汝之苦心。可想。吾始不用。汝之諫言。為姦
臣所欺。竟至今日。噬臍不及。汝從今後善佐美濃守。
養齋誓首感泣而退。既釐革江戶藩邸。乃之浪華。理
財務。而歸江戶。復命。遂進監察。專掌財政。前此養齋
獻言而不用。至此果驗。故遂大用焉。二年乙卯二月
老侯病作。侍醫進藥無効。乃召養齋診察。養齋進藥。
至三月瘥。下旬疾又發。以四月十四日遂卒。屬續之

又曰何忠

前一日謂養齋曰。死命也。吾詎哀。我不曾用。汝之諫
言。而為姦臣所欺。此終身之遺憾也。請汝善輔佐美
濃守。勿使踏吾履轍。且以吾此語告美濃守。養齋歔
歔不能言。但拜伏焉耳。從此厥後。養齋言漸不用。雖
陳力就列。百事不如意。舊弊復生。如安政時云。至文
久二年壬戌秋。突然譴責奪職。命隱居閉塾。益為姦
吏所傾也。三年癸亥十月。釋前譴。命會計監督并國
益掛。其次子常方諫曰。姦吏未全退。小黠大痴爭功。
大人不宜出。請稱病辭之。養齋曰。否。不然。若吾不出。
激當路姦黨之意。必遭禍。不若速就職。弊政可救。救

之不可救則辭之未為晚也竟就職姦黨厭之正論不行在職四十日遂辭之退笑語人曰宋朱子在職四十有二日吾在職四十日少朱子僅二日耳明治元年戊辰秋王師北征盛岡藩論不定多誤方向者此時又起養齋為大監察并會計總監養齋以國事切迫日夜在城中不歸家既至歲除乃口占云歲窮日盡國將傾難表真情覺命輕仁兩仁風明日下不如守節且全名養齋素主張勤王正論而不行因激勵目時隆之進等及三子真令常方真志事定語人曰吾家庭教育如何闔門無復一人誤大義名分者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十一 清生氏

又曰誠然此人畢生在忠孝二字中

是吾家之榮也既而辭職詩酒優遊以樂老五年壬申十二月以疾歿年七十其疾病也謂家人曰余觀今世所行神葬祭張燕於死者側食魚肉飲美酒談笑快醉是大戾乎人情非聖人所謂哭泣擗踊哀以送之之義也且為人之子弟者於孝情誠所不忍也我死依舊慣佛葬慎勿用神葬式子孫從之其少時倣明袁了凡功過實錄日夕筆記其行善惡以自匡正哀然成卷名曰燈臺錄又每歲元旦盥漱畢端坐操筮占年豐凶藩主吉凶及一家禍福等書諸日記冊子首以自戒自勵益自十七歲至七十歲易篋之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十一 清生氏 十一 備註

日五十四年間無一冊致云

善諷子曰吾不識養齋而養齋識我其詩稿中有和
吾詩韻者豈可不謂知己乎頃者令子真志持其行
述一卷來請立之傳閱之其人仁厚端正益忠孝完
人也乃立之傳以報知己云

太田蘭隩曰養齋自是大人物設使之參與天下
機政更有可觀者傳亦纒々千餘言善寫其人風
令神奕々呼之欲出
申岡田后得曰今則居喪食肉飲酒無復啜粥者古
貴今人情厚薄如此養齋遺言切中時病

青木泰齋傳

總州松箇崎有隱醫焉曰芳埜貞碩其人仁恕好文
詩屢寄書贈物與余締交余頗異之頃者贈其師青
木泰齋行實一卷請立之傳余閱之嘆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宣尼不我欺也乃知有斯師而有斯弟
子也於是乎為之傳曰

蘭曰想見
泰齋其人

泰齋名重恕字子強稱貞輔藤原姓青木氏泰齋其
號常陸筑波郡板橋村人其先出于青木左近將監
重家父曰重惇業醫有學殖母古澤氏泰齋少好學
受訓家庭長遊江戶從寺門靜軒受經史受古醫方

近世傳人傳

豐集乃編卷下

廿六

備註紙碎

於伯兄來藏。々々師曰岑少翁出于東洞吉益氏門。主張萬病一毒說善用峻劑愈痼起廢甚衆然世或稱東洞流而憚之泰齋駁之曰我即漢仲景氏流也何得稱東洞流乎東洞善用仲景氏方焉耳乃賦詩贊東洞翁云憲章扁鵲不相差一掃病名成一家毒藥臨危投不恐濟民術豈讓張沙常誦東洞氏言曰醫道之禍莫大於微利醫道之訣莫先於守廉又戒弟子曰汝為君子醫無為小人醫晚醫名四播遠近乞治門前如市泰齋不問貴賤不計貧富一皆以至誠應之刀圭之暇教授生徒諄々不倦雅言學者不

蘭曰確言

可無見識苟無見識則讀書破萬卷亦無益也適以迷於多岐耳自古學者何限求其有見識者蓋無幾無他學乖其方也吾雖讀書不多而篤信好古於儒主古學於醫主古方傷寒論一部而足矣不復迷於多岐也性至孝父寓居武州大相摸邨與己家相距十里屢往省之往必齋其所好物悉歡而歸恒愛文人墨客有來訪者皆善待之已亦酷好吟咏病中所作至六百首之多題曰柳隣亭六百絕至慶應元年春病大漸尚自調劑服之家人恐其不堪峻劑請換以緩劑泰齋勸聲叱曰身為醫師臨事而無特操不

若死服之不疑病勢果減精神不亂既瘥至六月中旬病又發遂歿年五十有七。

善諷子曰今世之醫務趨富貴巧辭貧賤生有人爵死無遺著唯粉飾邸第病院耳嗚呼使泰齋見此輩其以為君子醫乎將以為小人醫乎真碩其知之

太田蘭隄曰泰齋卓見能守儒醫道可欽可敬方今儒醫道掃地何其小人醫之多也噫不覺嘆者揚洋抑漢非公道安得起泰齋論之哉。

碩又曰收貞

半澤久二郎傳

半澤久二郎者羽前漆山人也名為親父曰彌宗二母矢萩氏為人溫順直良事父母至孝幼不與羣兒嬉戲七歲從叔父矢萩某學孳々匪懈已超出儕輩天保十四年為里正明治間歷任副區長一等區長八年管地租改正事皆能悉其職平生勤儉力行見村民赤貧不能自活者乃致之家授業給傭錢嚴立貯財法以為之產資賴以興家者甚眾矣故村民仰之如父母戊辰之役請總督醍醐公以已居宅為陣營獻貨財以助軍須事平朝廷賜金若干賞之六年

蘭曰似痴而至情

鑿革稅法。時僻邑愚民不曉朝旨。怨讟嗷々。縣廳命久二說諭之。久二乃諄々曉諭。會開悟曰。吾翁有田圃百倍我輩。而其言如此。豈為不利乎。嗷々乃熄家藏和漢書籍數萬卷。請讀者授之。室具飲饌。久而不厭。嘗贈余其曳尾書屋目錄。余欲往而讀之。而未能也。明治初。其子為澄。從余遊。久二亦嘗訪余於俎橋。青天曰。日樓篤厚君子也。関口隆吉嘗宰於其地。為余說。久二善擊鼓。其父常欲上京師。拜觀禁廷。不遂而歿。久二乃與伶官交。及宮中張樂。伍伶官。上場擊鼓。其技不及平生之妙。伶官恠而視之。則其懷中有

物故支吾不自由也。因問之久。二拭淚曰。亡父欲拜觀宮禁。而不遂。故今日竊懷木主而來。遂積年之願。幸諒恕焉。其至孝如此。十年二月。以疾沒。年六十五。善諷子曰。久二之懷木主而擊鼓。雖如可笑。其至誠亦可感矣。所謂事死如事生者。耶。世之事生而不孝者。聞久二之風。其能不慙死乎。島田篁村曰。宮中張樂一段。描寫生動。孝子之情狀。奕々如觀。○久二之子久三。嘗寓余塾。屢為余說此事。而未及記之。得高文表章。而久二不朽。太田蘭隩曰。不孝子頂門一鍼。

世傳八傳 禮集切編卷下 十一 蘭生氏

鈴木順亭傳

往年余為高崎藩醫山田昌榮立傳竊恠昌榮之學之識而門下無一聞者何也既而得鈴木順亭順亭名嘉字君則順亭其號以號行鈴木氏越後蒲原郡粟生津邨人父隆字伯時母藤井氏幼而穎敏從祖父文臺而學聽其講經間發疑義文臺大器之年甫十五慨然曰吾家業醫不能專力於儒經然獨孝經寥寥短篇易以研精且人之節行莫大於孝乃負笈東遊江戶執贄於多紀菴庭時天保癸卯也居半年去從高崎藩醫山田昌榮於本鄉昌榮多藏書居數

蘭曰卓識
至死不亂

年學業大進偶罹疾將歸養乃購孝經註釋書五十餘部而歸據弘安本考証諸書著孝經疏證并解題考異八卷嘉永元年疾愈著墨子附說二卷既而疾復作以是歲五月念一日歿年二十又四矣屬續之前一日第原視其羸瘦甚知不可起泫然灑淚順亭見之勵聲而叱曰汝何以然死命也昔者輔嗣子安並以二十四歲而歿皆以文學名於後世吾齡適與二王同唯憾先父而死無才學以顯世耳死不足哀也天性沈毅與鄉人長谷川鐵之進交善鐵之進豪放故議論動不相合辯難數回甚則至絕交既而鐵

又曰鐵亦
善悔悟

之進悔悟負荆自謝順亭沒後鐵之進語人曰余之
魯鈍而得窺聖賢之大道者以有順亭也文臺臨其
喪慟哭深惜其器之不大成云所著孝經墨子考証
之外有小道編一卷南窓筆記一卷碎玉群載二卷
詩文稿二卷經方類聚十卷
善諷子曰嗚乎天若假之數年則其造詣豈可量哉
然不幸短折而其學殖猶如此不愧乎山田昌榮之
弟子而為文臺之孫矣
太田蘭隄曰順亭妙齡立志學識卓然惜哉夭折
然獲此佳傳亦可以瞑目矣

蘭曰至誠
動人

太田孝子勤七傳

孝子名勤七。紀州北牟婁郡與熊野小山浦里人家。
世農。勤七幼喪父兄。傭作以養母。母年方八十一。侍
養無人。故勤七請傭家朝遲行。夕早歸。其就傭作不
少休。故傭家亦感其孝。許其請。傭家供食必置其美
味。以遺母。冬夜則脫己衣。皆被母。己被蓑衣而寢。邦
君聞其至孝。每歲賞賜米十苞。延享三年。母以壽終。
會邦君下儉約令。勤七乃請有司曰。鄙人已富矣。自
今奉還恩賜。米有司以聞。邦君大嘉其誠。忠諭之。不
允。且命儒臣坂井周道。以和文作其傳。用助風教云。

又曰文法

善諷子曰。紀州尾鷲坊人。土井幹夫傳孝子事。且集諸家文詩。名曰天祚錄。使余序之。余因得詳其事。而為此傳。贊曰。喪父喪兄。一母八旬。侍養不怠。考叔其人。置肉歸遺。以悅慈顏。簞衣禦凍。不厭赤貧。於戲孝子。名達邦君。鉅儒作傳。賜俸終身。於戲孝子。赫々如新。美譽芳聲。足乎千春。

豐島洞齋曰。孝哉。勤七儉其身。豐其母。勞而不怨。終至全奉。養竭其壽。宜矣。邦君賜俸。二大儒紀而傳之。萬載不朽。孝之德大哉。

太田蘭陔曰。簡淨肖劉海峯。

輿丁助太郎傳

助太郎。越後村松袋町人。吾先府君解縛園先生之輿丁也。為人方面巨眼。天性忠直敦樸。昇先府君輿者廿餘年矣。府君甚愛其敦樸善恤之。府君卧病。助太聞城西川羽村山中有靈泉。善愈諸疾。每日往汲之。以供湯藥。泉距城二里餘。助太汲之久而不厭。府君易篲之後。每月汛掃其墓。又久而不厭。甲寅夏。余歸展。助太年七十餘。尚無恙。携鷄子二苞來候。余與金若干報之。助太誦先府君之德而泣。余亦泣。助太歿。既已三年矣。其敦樸之狀。恍猶在目也。乃立之傳。

近世雜傳 禮儀初編卷下 三三 箱生大宰

善諷子曰友人伴耕夫囑余為龜德泉銘刻石立之
余按地圖助太所汲靈泉即是也而余銘之豈先府
君之靈使兒銘之耶嗚乎不亦奇乎

重野成齋曰摯情之僕摯情之主摯情之文。

太田蘭隩曰偶然銘龜德泉而泉係供其先人湯
藥者是亦孝感之所致歟。

岡田后得曰助太父四郎兵衛年八十餘以歿其
性行樸直亦解縛園先生所愛。

貞女飛梭傳

飛梭備前岡山藩士渡邊由衛之妻也。姓河原氏。舊
幕府旗下士某之女。有殊色。明治之初。由衛為東京
府大屬娶飛梭。年十九。伉儷甚厚。既而由衛有故罷
官。歸岡山。不上京者十三年矣。飛梭以裁縫為業。養
其老母。親戚見其絕美。欲為大官妾得巨財。老母亦
欲奪其志。改嫁飛梭。矢死而不肯。先是。余老友間中
雲帆與由衛同僚。屢至其家談時事。說大義名分。間
又講女教。飛梭傾耳而聽之。其後由衛再上京。飛梭
喜迎之家。奉仕如初。由衛心感焉。微叩其守操之由。

飛梭泣曰妾德川遺臣之一女子父亡家廢情知孤
燈難守然愧為禽獸行也往年妾從良人在東京府
官舍雲帆翁說貞女節夫事妾當時喜而聽之恐負
其初心故十三年之久雖有勸再嫁者固拒之也今
幸得與良人逢此翁之賜也欲一見翁謝其恩不知
其所在此為遺憾耳願良人探翁蹤跡使得相逢則
妾心事畢矣既而飛梭罹疾而沒後由衛聞翁在十
朶往訪之致飛梭言而歔歔翁亦泣賦詩二首云從
將刀尺守燈前羞見月光來枕邊自古美人多薄命
孤衾夢冷十三年文章何用叩天關游說寧誇吾舌

存名教講來人不顧唯斯女子聽斯言實丙戌秋九
月八日也。

善諷子曰我輩言論有益乎世道人心蓋如此嗚呼
孰謂儒生迂遠濶乎事情耶

又曰近世學士之內人其行有不可言者何也其德
教獨不行於閨門耶將婦女子德惟如飛梭者為難
得耶。

重野成齋曰飛梭泣曰一段語婉而志確讀之亦
欲涕。

豐島洞齋曰處急難立節似難而易在緩困持操

近世偉人傳
者。如易而難。何則急者氣激。而緩者志弛。今飛梭處數年之困。而志不弛。益固其節。可不謂貞乎。雄文鋪叙。亦得其宜矣。

太田蘭隕曰。詩云。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想見飛梭貞節。今夫學校濟々士女。徃々有失節汚行。是又何也。吁。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良 同校

高島重瞻

近世偉人傳禮字集初編卷之下終

近古偉人傳禮字集初編跋

家巖教授之暇。恒對筆硯。耽著書。晨以繼晷。如不知老之將至者。而其所著。即紀忠孝節義之事。諄々善誘後生。則其施於有政也大矣。今茲乙未。又著偉人傳第十一編。裕欣然語有為塾諸子曰。客歲征清之事實。千古未曾有。彼人口稱四億。而我人口僅々四千萬耳。所謂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者。而我與之戰。莫不一以當十。况當其攻旅順時。漸屬嚴冬。北地沍寒。加以天下之至險。而攻戰總二日。輒陷焉。爾後連戰連勝。有破竹之勢。彼遂來乞和於我。此即

故君臣不貴乎自用而貴乎取衆言以為耳目往昔
 大內義隆之於相良武任上杉憲政之於菅野大膳
 上原兵庫今川氏真之於三浦右衛門武田勝頼之
 於長坂長閑跡部大炊自以為才智相逢驩然共政
 而不疑是皆好自用而遂敗於壅蔽者也蓋才智之
 士可喜可喜者易以致亂氣節之士可畏可畏者難
 以致危世之為君臣者可不鑑乎余亦耿介為世所
 忌畏者冀異日為偉人傳中之人於是乎跋
 乙未桂月 加賀 佐々木義祥謹識

又曰確論

書近世偉人傳後

裴亭蒲生先生吐其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以作近世
 偉人一百餘名之傳使其絕特怪奇達德異能之行
 事言語磊々軒于天地之間與日月爭光輝嗚乎偉
 人而有知九泉之下欣然開眉為得知已於是乎每
 一篇出墨痕未乾海內青衿莫不爭購貪讀以稱快
 竒可謂妙筆有神矣余竊謂天下之人誰有精神已
 死而五體獨能生者而使人之精神不死在使此書
 大行使天下之人氣息奄々五體未死而精神先死
 焉亦唯在使不讀此書耳是故苟讀此書雖有未能

裴曰立論
怪奇

盡咀嚼者。猶精神凜然不失其為活人。而况於知其味乎。世之不食而嫌不讀而棄之。徒是自求其死者。雖則筆泣鬼神亦無奈之何也。已雖然。設民知漸開。漢學大行於地球上。則此書不振于今。烏知不異日風行于五洲萬國哉。頃者先生贈余一帙。余拜受而披之。如與偉人相對而語。忽覺精神爽快。浩氣鬱勃。磅礴而生。遂書所感於卷尾如此。

受業

羽州

佐々木新拜識

娶曰中村
生近日著
盤錯秘談
以傳其舊
主吉井公
事孤忠可
稱也此文
亦不忘舊
誼懇到可
愛

近世偉人傳第十一編後序

往歲予以文質蒲生網亭先生。々々推獎甚到。時先生初毀近世偉人傳曰。子盍為叙一言。予固辭曰。弱冠書生之文。恐污高著。請且自養。以偉其文。其後衣食於奔走。為斗外所縻。瓠繫異鄉。又不屢候門也。近者入麗澤文社。辱諸老先生之末班。則先生在社中。方以耆宿見重。又促曰。將刻第十一編。子其題一語。顧今殆且卅年矣。而先生矍鑠健壯。飲酒加量。作文益雄。偉人傳之著。積至數十卷。而余乃龍鍾落拓。文章猶昔日。得無愧於懷歟。然嘗已被獎諭。今又辱忘。

年交而不知。疇之是負知己也。於是乎言其平生為序。若夫撰著之贊揚。文辭之品評。諸家叙論備矣。故不復及云。

乙未木犀節。東京 中村忠誠拜撰。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

文章滾々似江流。無數偉人筆底收。氣節凜然堪。諷

世病中事業亦千秋。乙未仲秋先生寄書云。近日

養病閉戶著書故及。信州 稼堂 依田喜信拜具

又以文督燕主臨事夫主 壯矣甚匪執夫

奇骨稜々良史才。文章千古業悠哉。幽光闡發無遺

聚曰稼堂
司一鄉文
教其志甚
盛

聚曰文二
有文才不
愧為儒家
之子

憾。幾箇英豪。瞑目來。

跋近世偉人傳

信州 春蚓山室茂次郎拜具

文章者一小技而已。詞藻雖麗。無益於世教。君子何取焉。方令我邦所用文章。有國文漢文之別。國文流麗閑雅。尤宜乎寫婦人女子之情態。漢文雄渾雅健。淋漓有生氣。故寫志士仁人之風節。必不得不捨彼而取此也。蒲生先生講經之餘暇。著偉人傳十一編。刊行事。既已不浮華。有益於世教。而寫以漢文。神來之筆。開卷其人。宛然鬚眉。皆動如親接之。不啻漢武

望於後世
遠矣

反魂香也

受業 南豐 米良文二郎謹題

柳子厚曰。馬遷生而史記未振。余於先生偉人傳亦

云。受業 北越 渡邊鉉謹題

明治廿八年乙未冬十二月廿五日印刷。全日出版。

著述并發行者兼印刷

蒲生 重章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三丁目廿九番地

大坂本町四丁目百五十四番屋敷

岡島 真七

東京日本橋區大傳馬町三丁目廿番地

同麹町區麹町八丁目番地
森田 鐵五郎

中村 善七

發兌書林

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
全通 三丁目
全通 一丁目
全通 二丁目
全通 三丁目
京橋區南傳馬町三丁目
全通 三丁目
全通 四丁目
日本橋區新大坂町
神田區表神保町
全美土代町四丁目
淺草區廣小路
小石川區大門町
大阪市久太郎町四丁目
全心齋橋通南詰入
全北久宝寺町四丁目
越後 長岡
信州 長野
全上上ノ課 訪

金丸 屋書堂
大倉 倉書店
小島 林新兵衛
岡島 島支店
吉川 川支店
目黒 目黒支店
博多 博多支店
小林 林喜右衛門
中野 中野支店
敬文 敬文堂
淺倉 倉久兵衛
青山 山清吉
原喜 原喜兵衛
村九 村九兵衛
木佐 木佐助
黒十 黒十郎
澤喜 澤喜次郎
宮西 宮西郎

010190530430

48-13361

